

Mc
Graw
Hill

Education

西方社会科学基本知识读本

- 丛书英文版主编\弗兰克·帕金
- 丛书中文版主编\周殿富 韩冬雪
- 丛书中文版执行主编\曹海军

国 家

[美]约翰·A·霍尔 著
[美]G.约翰·艾坎伯雷 译
施 雪 华

吉林人民出版社

The State

国 家

[美]约翰·A·霍尔 著
[美]G.约翰·艾坎伯雷 译
施 雪 华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家/(美)霍尔、(美)艾坎伯雷著;施雪华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8
(西方社会科学基本知识读本)

书名原文:The state

ISBN 978-7-206-05374-0

I.国… II.①霍… ②艾… ③施… III.国家—研究

IV.D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39271 号

John A. Hall G. John Ikenberry

The state

(Original ISBN:0-335-15574-X)

Copyright © John A.Hall G.John Ikenberry

Original language published by The McGraw-Hill Companie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jointly published by McGraw-Hill Education (Asia)Co. and Jil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本书中文简体字翻译版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和美国麦格劳-希尔教育(亚洲)出版公司合作出版。未经出版者预先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的任何部分。

本书封面贴有 McGraw-Hill 公司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7-2005-1367

国家

著 者:约翰·A·霍尔 G·约翰·艾坎伯雷 译 者:施雪华

责任编辑:崔 凯 封面设计:陈 东 责任校对:陆 雨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中国·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130022)

网 址:www.jlpph.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431-85395845 85395821

印 刷:长春市永恒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 张:5.875 字 数:100 千字

标准书号:ISBN 978-7-206-05374-0

版 次:2007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5 000 册

定 价:14.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西方社会科学基本知识读本》编委会名单

主 编：周殿富 韩冬雪

学术咨议(按姓氏笔画排序)：

万俊人 马德普 马敬仁 丛日云 孙晓春

李 强 任剑涛 应 奇 何怀宏 林尚立

姚大志 胡维革 施雪华 贺照田 高 建

袁柏顺 徐湘林 夏可君 顾 肃 梁治平

曹德本 葛 荃 谭君久 薄贵利

编 委：孙荣飞 朱海英 刘训练 彭 斌 叶兴艺

赵多方 陆 彬 赵多方 王 新

第一期执行编委：孙荣飞 朱海英

《西方社会科学基本知识读本》

总序暨出版说明

自 19 世纪中后期西学东渐以来，在西方思想和相关书籍引入方面的成就可谓蔚为大观，但总的来说，大都强调系统理论的引进和评介。自 20 世纪改革开放以来，大规模的介绍和翻译西方人文与社会科学的著作成为了“文化热”的先导，其中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名著》、三联书店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华夏出版社的《二十世纪文库》，以及《现代西方思想文库》等丛书曾经滋养和影响了数代学人的学术生命。

本套丛书立足于社会科学领域的基本概念，虽名曰基本知识，却并非简单意义上的学术普及，每本小册子的著者皆是该研究领域的专业权威人士。以往这类书籍的引进通常表现为编纂学科史的教材形式，将知识的引介停留在教科书的层次上。故此，作为单纯的基本概念的追本探源式的梳理工作略显不足，这也就使得研究者对各家各派的观点难以获得系统的了解。而从可读性和理论的深入性上来说，本套丛书既适合于初次涉猎该领域的非专业人士、本科生，成为他们的领航性的参考文献，也能够满足于对此领域具有相当知识积累且有一定专深研究的研究者的专业化要求，因此能够将系统性理论的引入与基本概念的拓展齐头并进，可谓一举两得。

需要指出的是，该套丛书以社会科学自诩，而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反映了不同于自然科学的文化内涵和根本的价值取向，因此它并不具有自然科学本身拥有的客观性和普世性。毫无疑问，这套丛书是西方社会科学家以西方特有的文化视野和价值取向为基点，看待西方世界和社会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集中反映。对此，我们应该确立批判与扬弃、借鉴与建构并举的思想立场。毋庸置疑，在与西方世界的文化交流与相互学习的过程中，我们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并吸收西方有益的社会科学文明的普遍性成果，借鉴和利用有益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合理经验以及社会科学研究的分析框架。与此同时，我们也坚决反对食洋不化的崇洋心态和西化倾向，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社会科学观，在坚持学术自主性的“洋为中用”的前提下，实现社会科学的本土化、规范化、科学化。

编者

致 谢

我们对提供给我们大部分知识和智慧的人士的感谢可以从本书正文中清楚地看到。另外，我们还要感谢下列朋友和同事，他们为准备写作本书提供了重要帮助：麦克·杜伊尔、杰夫·葛德温、大卫·斯拜罗、斯蒂芬·哈卡德、瓦勒列·康卡、玛利·瓦特斯、大卫·瑞克、麦克·马恩、泰达·斯考克波尔和卡洛琳·托马斯。

目 录

致 谢 1

第一章 国家与社会理论导论 1

国家的概念 2

古典的国家研究路径 4

最近的理论发展 15

第二章 国家的起源 25

第三章 欧洲的动力 34

脆弱的利维坦 34

作为一种规范的东方主义 36

欧洲的特例 49

第四章 欧洲的灾难 62

工人和国家 63

商人和英雄 74

布尔什维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国家 82

结 论 87

第五章 长期和平可能吗？ 93

美国体系 94

发展政治	99
弹性贸易与福利国家	111
美利坚帝国的衰落?	117
结 论	129
结 论	139
变化中的国家能力性质	139
规范的思考	141
Select Bibliography	148
Index	161
译后记	167

第一章 国家与社会理论导论

社会科学对国家丧失兴趣的时期——大体说来那些年间自由主义的美式和平其他既支配着思想也支配着制度——现在结束了。对国家的学术关注的回归最初导致了一些相当具有纲领性的主张，其中许多是非常模糊的。¹好在我们现在的状况得到了很好的改善。利用过去十年间以国家为中心的社会科学解释，很容易证明国家的影响力，现在稍难一些然而并非不可能的工作是创造出一种更为系统的历史国家观。我们的一般目标是详细阐明国家同其他权力来源的互动关系；权力来源在历史中变动不羁的特点这一事实要求对国家的研究必须慎重，以得到一种历史的洞察。我们将特别关注国家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政治制度和国际体系的稳定性的影响方式。但是，在开始追溯国家同其他权力来源的关系之前，我们需要用相当多的篇幅来讨论古典与当代的社会理论中的各种国家观。这将使我们的叙述更加丰富。更为重要的是，以历史为

基础的分析让我们可以回顾这些理论传统并评价它们的主张。

国家的概念

如何给国家下定义，社会科学家大体是一致的。² 一种复合性定义可包含三个因素。首先，国家是一套机构，这些机构是由国家的相关人员操纵的。国家最重要的是作为暴力与强制手段的机构。其次，这些机构处在通常被称为社会的那个以一定的地理界限划分的领土的中心。关键是，国家对内需关注它的国内社会，对外需留意它在其中活动的更大范围的各种社会；它在某个领域中的行为常常只能用它在另一个领域中的活动来加以解释。最后，国家垄断着其领土内的规则制订。这种情况要求创建一种被所有公民分享的共同政治文化。

不存在完美无缺的定义，有些对该定义局限性的评价不无道理。人们马上会注意到，这个定义同时具有制度性与功能性。然而，历史有时会使两者关联的分离成为必要。在欧洲中世纪早期的拉丁基督教世界中，许多政府职能——秩序维持、战争规则和司法规则的确定——是由教会而不是在其范围内存在的弱小而短暂的国家所提供的。³ 毫无保留地阐明这一要点，可以揭示该定义性质中的许多东西。历史上，并非所有社会都被国家所控制。中华文明通常被一个单一国家所控制，但拉丁基督教世界从来不是这样。当今大部分国家生存于其中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明显具有它自己的发展规律。此外，正如封建统治者清楚知道，国家并不总是对暴力工具拥有完全的控制

权。同样明显的是，国家所统治的人们拥有一种单一文化也并不总是实情。从中得出的结论非常简单：完整意义上的“国家特性”对于每个历史上的国家而言只是一种愿望。⁴因此，现在位于上述复合定义的第三个观点中的词语“趋向于”实际上可以增补到该定义的每一个观点之中。一些国家在从希望到成功地变成完整意义上的国家之路上已走出很远。事实也证明，该复合定义就是以欧洲社会科学家的观点为基础提出来的。⁵这一点对于世纪之交的欧洲国家来说特别正确。相对而言，对于当今第三世界的大多数国家而言，这一点更多的是希望而非现实：它们的公民通常还不属于一种单一文化，它们目前还不是民族国家，它们仅仅处于缔造国家制度的多种设施的起步阶段。

强调一下迄今所使用的社会概念多么复杂是非常重要的。社会组织与社会实体或许比国家的边界还大，或许还控制着国家；同样，国家或许不能控制存在于其领土中的所有社会团体。总之，当别的权力资源，特别是意识形态权力和军事权力扩展到全国范围时，国家权力也就形成了。我们在这本书中对于国家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给予了大量的关注，因为事实已经证明，将经济权力扩展到全国对于国家而言是太困难了。这种观点不应加以幼稚地理解，如果资本主义的广泛性意味着国家寻求安全不是全方位的和完整的，但如果国家能够将自己的全体公民组织起来，它就一定拥有通过参与全球经济所带来的财富增长来强化自己地位的可能性。

古典的国家研究路径

三种古典理论：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现实主义，为理解国家做出了最重要的贡献。我们依次来考察它们，并特别关注它们把国家看做社会内部的一种力量和同更大的世界外部互动的一个社会成员的观点。

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是一种变化着的信条，但它的核心理念非常简单：个体被认为是道德价值的中心。⁶ 社会内部的国家活动被自由主义者以多少有些复杂的方式来看待。有一种突出的复杂性观点来自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第三卷中，他描述了商业扩张的方式：由于允许封建贵族将金钱花费在商品上而不是封臣身上，商业扩张导致了法治的出现。斯密论点的因果链复杂而微妙：发生在罗马陷落后的主权分割，即一种政治因素，催生了自治的和生产性的城市，城市削弱封建权力的经济影响是非常大的。很明显，亚当·斯密欢迎的这种削弱的原因在于或来自于封建权力自身。⁷ 这种自由主义理论完全意识到，权力自身具有诱惑力，可能被滥用，并且需要永远被控制。换句话说，商业社会在工具背景上受人称道，因为这种工具背景以温和的商业取代赤裸的权力而认同了一个体面的政治体系的出现。⁸

可是，亚当·斯密广为人知的是他坚称——被认为是他所

发现的社会发展因果链的结论性观点——某种类型的国家，即某种最低限度的“守夜人”，为经济增长提供最好的外壳。显然，他相信，“要把一个国家从最低等的野蛮状态提高到最富足的程度，所需要的仅仅是：和平秩序、少量的税收和公正的行政管理，其余的事情不过是自然而然的发生”。⁹正是这条被从斯密论点的整个语境中分离出来的原理，在19世纪被人们，尤其是被赫伯特·斯宾塞加以具体化。这一观点同它之前的观点相比，不是那么复杂，因为它只是将资本主义等同于自由主义，而不是将前者看做是后者的一种手段。斯宾塞最大的愿望是国家将不复存在：充分发展的个人将一起结成伙伴，而不受任何约束的影响，这既有助于市场原则，也对他们的道德素质有所裨益。斯密某种程度上远离这种反政治的观点。据前所述，他对于控制权力的需求具有更现实的理解。重要的是，他并未寻求废除国家，因为“秩序”与“公正的行政管理”把一个比经常所想象的国家更为实在的国家存在考虑了进去。此外，由于大资本家通过甚至以破坏良好的、有力的市场运作为代价进行垄断而自肥，一个明智的政治精英集团是必需的，以便使大资本家们的自私要求受到抵制。¹⁰鲜为人知的事实是，斯密深深意识到，除非人类品质构成恰到好处，国家干预的阻碍性权力被祛除以后，欧洲历史中的市场原则才可以被释放出来。

正是由于财富在低等阶层中的普遍分配，才首先在现代欧洲诞生了独立精神，并且在欧洲的一些政府之下，特别是在我们自己的政府之下，产生了比古代哪怕最值得称赞的宪法下要

国 家

多得多的平等的自由与福祉的扩大。¹¹

自由主义思想家清楚地意识到，国家从自己的外在活动中获得了自己的显著地位。在这方面，自始至终，在自由主义传统中最复杂的思想家是艾曼努尔·康德。他的“永久和平论”具有突出的现实主义特征，即他接受这样的观点，以欧洲国际关系中的“非社会性的社会”为前提，国家是一种必要的安全工具。但他却没有拿出一项鼓励和平的计划。如果国家拥有自由主义政府，让自己向局外人开放，并且鼓励与自由主义联盟中其他同类国家进行贸易，那么和平就会到来，那些在战争中可能会死去的人会遏制政府，而贸易互惠性会被战争所破坏，这种一种普遍意识被证明是同样重要的。康德论点的一个困难是，很难确定哪种因素可以阻止战争；另一个困难是，人们会怀疑，一个自由主义国家可能将一个非自由主义的竞争者视为对它的生活方式的真正的冒犯——某种实际上会强化地缘政治冲突的东西。¹²

19 世纪康德式条件的维持——关于国际贸易的和平倾向——开始支配着自由主义。一般而言，资本主义理论坚持认为，甚至是富国，通过比较优势，也会从穷国的发展中获得益处：假使富国十分灵活地转向以资本与技术为基础的生产，那就没有理由认为市场不应该以一种同时允许所有国家繁荣的方式扩张。像理查·科布登和约翰·布赖特这样的思想家因此坚称：一个所有人共享其繁荣的相互依赖的世界是可以实现的。战争不再是理性的：匮乏时代已经终结，最终，和平与繁荣的主流成为可能。当然，这种崇高的见解是深刻而反政治的。科

布登最喜爱的祝酒词是“不要对交政治”；在一篇议会演说中，他的观点得到了简练地表达：

自由的进步更依赖和平的维持、商业的扩张和教育的普及，而不是内阁与外交部门的劳作……政府间交往（应该）尽可能少，而世界各民族间联系（应该）尽可能多。¹³

这种观点导致科布登与布赖特反对所有的干预，甚至到了既反对均势的考虑，又反对在人们争取自由的斗争中寻求帮助的民族主义呼吁的程度。并不是所有自由主义者都是这样始终如一。例如，格莱斯顿领导下的自由党外交政策就是根据传统的原则运作——不同的是军事占领，特别是对埃及的占领，在“道德”的基础上得到了合理化：占领会有助于唤醒野蛮人，然后他们才可以在世界民族之林中获得自己的位置。很大程度上通过限制国家的独立性来废除战争的愿望依然非常强烈，这种愿望最有力的表现，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之后国际联盟的建立。

后面我们将有机会分析，自由主义以其一般伦理的标准来解释两次世界大战的发生，会有多大的解释力。但是，自由主义解释地缘政治冲突复苏的观点值得在这里阐明。这种观点在霍布森著名的《帝国主义》一书中得到了经典的表述。霍布森是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在写作，他厌恶一种转变：从自由贸易的非正式帝国主义到19世纪末要求正式的领土攫取的“新

帝国主义”。他对国际经济现状的充分了解使他认识到，帝国主义占领通常代价高昂，是资源的一种严重流失——这是一种得到现代学术研究充分支持的论点。这种反帝国主义的理性主义论点的麻烦是它不能够解释南非反对布尔人的战争。如果帝国主义在经济上是非理性的，这岂不正是意味着社会行动者完全处于非理性之中，无法计算自己的利益？如果情况是这样，它岂不意味着所有自由主义希望的终结吗？霍布森反对这种悲观论的基础是，战争可以根据理性加以解释。对于国家和作为一个整体的商业共同体而言非理性的东西确实会有利于商业共同体的一个特定部分。¹⁴存疑的利益是国际的、犹太人的和财政的利益。这些利益依赖于由低消费经济所产生的过分利润。所有这一切都在安慰霍布森：战争从社会的角度依然可以解释，在现代世界中依然是不必要的——假使资本主义经济能够稍加修正的话。

马克思主义

同敌人战斗会影响自己的思想。没有其他思想家比马克思更恰当地适用于这句格言。《资本论》是一种政治经济批判，这导致了马克思的思想同自由主义共享了一些关键的前提假设，其中最重要的我们将会马上指明。但是，马克思主义比马克思本人的学说更为广泛，我们将阐明马克思主义同自由主义之间的关键区别。一般而言，马克思的思想比他的后代的思想更迷人，更崇高，它在社会学方面也更朴素。

马克思的思想同自由主义思想之间的根本区别同阶级有